

# 用腳思想的變調之鳥

琴台聚  
葉輝

商禽辭世不覺已一年又三個月了，十四年前跟這位前輩詩人有一面之緣，喝過酒，言不及義，沒甚麼可記，故無以悼其人，惟有悼其詩。

詩人原名羅燕，年輕時用過好一些筆名，諸如「羅雁」或「羅馬」、「王葵」或「丁戊」，根據他自己的說法，一再更換筆名，就是「從自己逃亡」——必須擺脫自己，不讓自己在固定的形相和腔調裡長期沉溺；可也不是不喜歡自己，而是更喜歡另一個自己，那就是像光影那樣醞釀着異變的自己；商禽的意思，也許就是變調之鳥。

記得《六十年代詩選》嗎？這本詩選給每一位入選詩人都撰寫一段超現實的簡介，也許應該說，超現實的詩人合該用超現實的文字來簡介，商禽的簡介說：「他是我之中最具有超現實主義精神的一人；為了企圖去消化一塊天，一片海，甚或幾個光年而把胃弄壞了。」

商禽乃變調之鳥，合該是超現實的，讀他的《事件》吧：月是自動洗碟器。一片瓦自我的腦中逸去。金屬傳熱復傳冷。漆是絕緣體之一種。屋宇在人的疲憊中愈升愈高；讀他的《行徑》吧：「夜鶯初唱的三月，一個夜行人告訴我：『你這論者的行徑：想起他日開折籬的艱辛，我不禁哭了：』因為你是一個夢遊病患者；你在晚間起來翻牆，還埋怨為何看不見你自己的世界……」

在商禽的散文詩裡，你可以發現一種不行的語勢為甚麼還可以帶有詩的透明和敏感，為甚麼在美麗而沒有生命力的文字以外，還有一種帶有詩的幽默、隱含生命感性的文字；懷念五、六十年代的台灣現代詩，是由於其時的詩充盈着活潑的生機，多樣化的實

驗成果，有鄭愁予也有痲瘋，有周夢蝶也有洛夫，有林亨泰也有余光中，有紀弦也有夏祖武，有白秋也有商禽……

《用腳思想》據說是一首「在創作時原本沒有文字」的視聽詩，後來才伴隨圖像而生的語言轉化為文字，不再是不分行的散文詩了，此詩分四段，第一段說：「在天上／尋不到腳／我們用頭行走／虹／是無的橋／雲／是縹緲的路」；第二段說：「在地下／找不到頭／我們用腳思想／垃圾／是雜亂的命題／陷阱／是預設的結論」；句與句，段與段形成一種對偶的句式，在對照中互相消解。

第三段才這樣說：「我們的右手找不到左手／我們的左腳找不到右腳／左手不明右手的方向／右腳不悉左腳的行蹤」；及至最後一段，依然是在對照中互相消解：「我們不去想我們的手和腳／讓手和腳它們自己去冥想／右手想左手／左腳想右腳」——天上無腳，乃用頭行走，地下無頭，乃用腳思想；手腳分左右，互相不明，又互相思念；有人說那是批判意識，有人說有政治內蘊，為甚麼不可以單純看作以文字化解文字？

商禽永遠是變調之鳥：「死者的臉是無人一見的沼澤／荒原的沼澤是部分天空的逃亡／逃亡的天空是滿溢的玫瑰／溢出的玫瑰是降落的雪片……」；「焚化了的是沼澤他們的荒原」，這是《逃亡的天空》；「前文的尾調」作為「前文的啟首」，由是形成遞接暢達的語感，喚作「頂真」或「聯珠」；商禽嘗試遞接到底，修辭的巧思或蓋過心志的傳達，因此我寧願他略為拗口的散文詩——處處皆有有意義的擱延，而處處俱教人停頓下來，重省生命的頹唐。

# 傷口撒鹽

翠袖乾坤  
文潔華

史提芬蘇德堡的《世紀戰役》，可謂不少香港人義憤填膺。SARS傳染病廣泛傳播，引致大規模死亡的事件，在我們的集體記憶中不過發生在八年前，記憶猶新。期間染病後死亡開始敘述。荷里活電影如果選中香港，總是以之為異域或罪惡之城，或繁華背後的文明；《世紀戰役》當然也不例外，以香港為恐怖瘟疫開展的場所。

上世紀因禽流感受害數以萬計的雞隻，早已使香港名聞全球。電影把現時已難得一見的街市活雞籠籠面再現時，在喚醒我們的記憶之餘，也足見美國人選擇性的香港想像。片中被屠宰的有病病雞送到了高級酒店的廚房，廚師掉以輕心碰觸後不洗手便跟美國女人握手，被說成是罪魁禍首；這當然也跟二〇〇三年SARS的實情有別。電影故事雖然虛構，但不虛構的卻是對中國與香港的扭曲，以及對美國優秀的大言不慚。

香港醫護人員對疫情時的緊守崗位在電影中隻字未提，其對傳染病的研究成績亦被美國人取而代之。其中說到美國一個醫務人員在尋找疫苗的危險期間，不惜以自己的身體進行人體測試，成功製造救人良方的一段，便足以抵銷其他美國人在災難中的搶掠及暴亂行為。相反地，說香港有人為自救而會持法國醫生以換取歐美先發現的疫苗，在電影中更被擴大罪名，說中國人在危難中到處擄掠，散播暴力……

他的歷史災難被借用來為美國歌功頌德，不說荷里活技窮，可直說無賴。

# 猶太人的腦袋？

古今談  
范舉

猶太人有自己的文化傳承方式，猶太教的聖經裡面，有許多歷史智慧和人類生活的智慧，猶太人非常重視文化學習，也重視思考方式的訓練。所以猶太人近代在自然科學和經濟金融發展方面，湧現出大量天才人物。於是猶太人往往認為自己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是腦袋最聰明的民族。

在上個世紀的三四十年代，火箭技術剛剛出現，錢學森就在美國發表了火箭飛機的設想。這是非常超前的設想，當時被有些人當作是笑話。其實這就是今天的太空穿梭機，成為現實。

不少工程師和數學家在發展工程控制論的過程中半途而廢，唯獨錢學森成功了。工程師偏重於實踐，希望解決具體的問題，不是上升到理論的高度；數學家則擅長於理論的分析，但是不善於從一般到個別，以靈活的想法去解決實際問題。錢學森集中了兩者的優勢，他善於把理論和解決實際問題結合，開拓了新的科學道路。錢學森在美國學習的時候，曾經上過最頂尖的猶太裔物理學家保羅愛潑斯塔的物理課，保羅愛潑斯塔特別聰明，能夠舉一反三，後來他碰到了錢學森的猶太裔導師馮卡門，聊了起來，不斷追問錢學森究竟是不是有猶太人的血統，因為他的面孔是東方的，但是他的思維邏輯卻是西方的，智商很高，只有猶太人會有這樣快速靈活的腦袋。同樣是猶太人的馮卡門說：「不對不對，他絕對是中國人，中國人和猶太人一樣聰明。」

回國之後，錢學森面對着中國非常落後的工業狀況，工廠只能生產非常低質量的產品，大學也沒有流體力學和原子能學系，沒有這方面的人才，中國怎樣製作火箭和原子彈，這是技術科學的問題，這個問題涉及到兩個方面，中國要有流體力學和核物理的自然科學理論研究，也要結合中國的製造業水平，解決生產製造工藝方面的具體科技問題，要照顧到中國的工業能力。不同領域的科技，不同層次的科技，應該互相統籌兼顧起來。所以，錢學森第一個工作就是研究和視察東北三省的工業生產能力和技術水平，第二個工作是培養中國第一代的火箭專家和原子核專家。用最少的錢，最節省人力物力的方法，創造尖端科技。

# 百年校慶何等珍貴 添煩添亂不忠不義

現代人一生接受教育的「岸序」會有多所，在孩提時為我啟蒙的幼稚園叫「美華」，可惜，那只是短暫的美好時光，如花的夢夢便被日本戰機的炸彈驚破了。在戰亂流離的歲月裡，小學教育是斷斷續續到處為家。從香港逃難回到家鄉然後去廣州再回到鄉下。日本戰敗退出香港，我重回舊地重拾學子生涯進入有歷史地位的皇仁書院，她明年便要慶祝建校150周年。然後，我到廣州升入原來是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的農學院合併而成的華南農學院，如果從她的前身計算，也是百年老店了。跟着，放洋到英國的約克大學研究院修博士，這卻是較年輕的大學，僅有50年歷史。回憶起這四個階段的幾間母校，滄桑變幻各有特色，都給我很多色彩鮮艷的難忘景象。恰巧，香港歷史最老的大學今年也是百年大慶，那曾在我的生命歷程中鐫刻下深刻記錄的華南農學院兩年前也剛舉行過建校百年的隆重慶典。香港大學的慶典能得到國家領導人李克強副總理光臨主禮，賜勝榮藉，不但港大人甚至香港人也

為此興高采烈，感到是值得讚頌的盛事；可惜一小撮被政客指使有政黨背景的「職業學生」卻懷着惡意搞亂會場、挑起事端、煽起暴力活動。眼前這些更促使我回憶起不久以前親身參加過在廣州石牌母校華南農學院的百年校慶，萬千校友、師生一齊在寬闊壯麗的校園中自由、高歌、熱情、盡心地慶祝母校那光榮和重大的良辰吉日。

一世紀前，幾位先知先覺的農業科學家和工作者在廣東成立了農業試驗所，這便是華南農學院最早的胚胎。為這華南農學院重鎮奠基的領導人物之一是留日的丁穎先生，他專研稻作，後人尊他為「水稻之父」，也是首任的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俟後，經過無數的奔波轉折，筆路藍縷地發展成為國立中山大學的農學院。丁老一直主其事。1950年院系調整，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的農學院合併成華南農學院，院址石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所謂教育改革，學院改制改編下放等等不一而足，教學和學術被「大民主」衝擊，春風化雨的校園被至風暴雨吹得殘缺零亂。可幸隨着改革開放的薰風喜雨，母校得以復甦，一日千里地猛進。學生人數由幾千人擴大到幾萬人，學科學系亦以倍數增加；校園內新建築如雨後春筍，設計符合新時代要求，設備跟上尖端；教學和科研水平大提高為國內外稱頌。因此經國家批准升格為「華南農業大學」，執我國華南地區農業教學科研牛耳。丁老先生雖然暮木已拱，但他的銅像屹立校園內，刻苦簡樸的形象笑對冉冉向上的母校，向大眾師生展示着嘉許的徽頌。

母校百年大慶的活動在2009年展開，各地校友都熱烈響應支持，校方也舉行活動、出版刊物等增添氣氛。大樓內有校史展覽，研究小組和校友編纂了

詳盡的校史和出版了師生和校友供稿的《稻花香》，林林總總百花齊放各表心齊齊獻賀禮。我也表示一下對母校的感謝和心意，在校門附近一塊草地上建一座簡樸精緻的「稻香廊」，讓簷廊掩映翠葉扶疏的建築能給師生和鄰近的居民一個憩息去處，也藉此向母校尤其是老師們獻上感恩之情。我為廊柱擬了一副鶴頂格楹聯：「稻稔五洲為有先師教澤；香飄百載還期後學傳揚。」請老友梁鼎光校友揮毫鐫之於石懸之於廊，以紀百年盛事、謝師及與師弟共勉。

母校建校百年大典的吉日是2009年11月8日。早幾天，有些班的校友已相約回廣州共敘，安排了各種懷舊活動。我們班也有十多位老友回來，一起聚餐和參加母校的中心活動。大會組織得很好，對回校的校友照顧周到，主會場設在廣闊的草地上，日麗風和倍添喜慶氣息。萬千校友乘興而來，參加了聚會，參觀了展覽會，欣賞了晚上的文藝演出，有些還繼續參加各班自組的活動，猶帶餘甘地盡興而歸。

母校百年來培育了無數農業戰線上的成功人物，老校長丁穎先生是水稻專家，他一手成立和教導的水稻育種研究室在稻種起源、良種培育等方面創造了飲譽國際的佳績，所選育出來的新稻種推廣至全球五大洲，為解決全球糧食問題立下豐功。改革開放以來，除了主要科目和傳統院系繼續邁進之外，還建立了許多新院系，例如與農業有關的機械、建築、設計等。學院的面積擴大了多倍，高樓林立，校園草木欣欣，為百年校慶而建的石牌樓矗立在校門，典麗壯觀。原中山大學下來的石牌樓仍保留在原地。新老對比，令人緬懷過去、感恩現在、企



廣州石牌華南農業大學百年校慶會場。 作者提供圖片

望將來。

取得新成績的母校滿懷壯志地揮霍猛進，校領導提出了新的校訓：「修德、博學、求實、創新。」顯然，作為是教育、學術和科研機構，培育的人才首先要講求良好的品德，德育和國民教育是重中之重。試看昔日文革之時，學校不是教導學生向善，學生竟能以打砸搶為榮，號召考試要交白卷。這和今天香港大學那幫職業學生政治搞手一樣，以自由民主為幌子進行流氓勾當，令人痛心疾首。我們求學要敞開心懷多方吸收知識、實事求是，不弄虛作假，在這基礎上，廣納百家盡取眾理然後創立自己的新理和新理論，為中華民族的進一步發展貢獻力量。

在母校百年慶典這天，我見到了多年未見的老同學和老師，見到了新校舍和新校園，參觀了校史展覽館，親眼看到了振奮人心的喜慶場面，親身體驗了那歡樂的對話和歌唱。這激動的餘韻長久留在心中。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一所岸序能有百年歷史是一件大事，她肯定已培育出不少人才，無論是大學本身或者是校友師生都應高歌同慶，決不能讓一小撮篡奪了校友或者學生名義的壞分子扭曲了事實、塗污了真相，把紅彤彤的喜事變成了陰森森的事端。



華南農業大學校園。 網上圖片

# 那年的中秋夜

一個打盡  
楊振耀

中秋轉眼過去，如果問那年的中秋節，相信很多人一時不容易想起來。因為總要真正特別才會記起，否則直如那對過年用春聯的上聯部分：年年難過年，過年年過。每回如是又怎能深刻？個人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中秋夜，是父親特帶我一家到山頂賞月那一回。

父親小時在鄉間務農，少年時期隨父輩離鄉到香港，要我們手藝方可以在港謀生，於是跟人學做裁縫。成長的年頭很少，於是跟人家拿起針線相信是絕不容易的改變。怎說都好，一家人的生活就在他一針一線熬過來。這一年對父親還是充滿感激的。正因為父親當的是手停口停的活，平常少有放假。即使後來擁有屬於自己的半邊碼頭，周日伙計放假他會堅持開工。是以那年的中秋節當他宣佈要帶一家人到山頂野餐時，幾兄弟實在興奮。

事前如何作準備，一家人怎樣舟車勞頓到達山頂已不復記憶。記得的是一家人在空曠的草地千辛萬苦才找到一小片空地，母親痛苦不知是哪儿借來或找來的大張膠墊，父親從紙袋掏出他預備的野餐。保暖水壺盛了茶，再加上水果、月餅、切片燒肉、牛油、果醬以及一包叉燒和燒包！

父親是舊式人，平日又缺生活體驗，對他來說野餐可也是新鮮事物。哪管中間的甚麼作料，用麵包夾住食品席地而坐，就是野餐囉。那夜的月是否份外皎潔，野餐是否特別明亮已不重要，亦已全無印象。特別記起的是父親為家人預備的晚餐及盡歡以後倦得睡着，待一覺醒來發覺身在父親懷中，巴士還在回家途上顛簸的畫面。

# 最佳公廁選舉

生活語錄  
吳康民

美國舉辦全美最佳廁所選舉，可在官方的廁所，投票選出公共場所中最豪華精美、最舒適、現在選舉仍在進行，但已有候選廁所上榜。

廁所，美國人似乎偏重於創意，並不看重廁所舒適。如拉斯維加斯賭場廁所，屎兜嵌上繪有塗鴉的柏林圍牆牆壁，這樣又有「最佳」之有？又如紐約某餐廳廁所以森林為主題，掛滿盆栽，收集雨水沖廁，以節省用水，但廁所所見，似是一個簡陋的臨時廁所，怎麼能候選最佳？紐約約哈頓某日本餐廳，廁所裝潢一如「忍者洞穴」，只見陰森恐怖，也與最佳沾不上邊。將來選舉結果，且拭目待之。

就我的旅遊所見，要選舉最佳廁所及最廁所都有樣板，其中不少已在我的多本遊記集中有所記述。俗語說，人有三急，老人更是急不可待。所以我的經歷，卻是在旅遊中，要找廁所難，找坐廁難，找乾淨清潔的廁所更難。所以是負面的廁所印象更為深刻。

但典雅舒適的公共廁所也經歷過，印象最

# Joy Division

記憶後書  
鄭政恆

有一晚，我跟兩個朋友走在彌敦道上，看到沿街貼了一列海報。原來有一個放映活動，是Anton Corbijn的首部長片《Control》(2007)，我有去觀看的理由——電影我未看過，影片是關於post-punk樂隊Joy Division主音Ian Curtis生平。Anton Corbijn的《他來自美國》(The American)挺好，所以我決定去看Control。

結果我還是喜歡《他來自美國》多一點，但Control也不錯。攝影師都喜歡拍音樂人嗎？Sam Taylor-Wood揀了John Lennon的學生歲月，早年音樂之路和母子關係，但《約翰連環》不羈前傳》教人十分失望。Control環繞Ian Curtis的樂隊、疾病、家庭和情感。一開始可見Anton Corbijn投入七十年代的英美樂壇。David Bowie, The Velvet Underground, Roxy music, Iggy pop對Ian Curtis的影響早見端倪。樂隊也在punk的浪潮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不同方向和風格。另一方面，電影也帶出Ian Curtis的文藝修養，片中他就朗誦了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詩作《我一見彩虹高懸天上》(My Heart Leaps Up)，父親最後一句是這樣的：「兒童乃是成人之父」；我可以指望：我「一世光陰」自始至終貫穿着天然的孝敬。(楊德傑譯)

Ian Curtis是永遠年輕，也永遠陰鬱的。他二十三歲就去世了。She's Last Control, Love Will Tear Us Apart, Transmission已成名作，也在電影中一一出現。當然，Anton Corbijn的黑白攝影也叫人難忘，許多畫面簡直就是很好的攝影作品。Control Ian Curtis遺孀Deborah Curtis合編劇本，身兼聯合監製，她對影片的內容影響很大，也難免令夫妻感情在影片中突出了。這一點，只要透過Joy Division的歌曲，就可以感受更深，當然我們也不用否定Deborah Curtis的理解。

Ian Curtis的演法是獨特的，他的聲線和舞姿是不可能模仿的，歌曲中自有他個人跳不出的黑暗世界。後來Joy Division的三位成員另組New Order，轉向完全不同的樂風，自有成就。但始終只有Ian Curtis的聲音，才能夠挑動或平復受傷靈魂的苦淚。